



藝術行為

王魯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藝術行為

王魯 著

J05-53

W268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Hong Kong

責任編輯：劉小地

裝幀設計：音 昱

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出版

（香港沙田道風山路33號）

E-mail: dingyunw@sh163.net

開本：850×1168mm 1/32 印張7.25

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

ISBN: 962-8294-10-5

目 錄

生命的寄身.....	(1)
約定俗成.....	(6)
藝術情懷	(12)
社會意識	(18)
相稱的對話	(23)
極簡主義說起	(32)
我們的幸運——米開朗基羅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懷	(38)
世界是我的故鄉——佛蘭德斯巴洛克藝術家魯本斯	(48)
真實的寓言——現實主義畫家庫爾貝	(52)
自由的構成——構成主義畫家塔特林	(57)
呼召與感應——卡拉瓦喬的繪畫作品《聖馬太蒙召》	(62)
自信自在——韋茨的繪畫作品《捕魚神迹》	(67)
本質是生命的關係——喬托的繪畫作品《迦拿婚筵》	(72)
懺悔的人生意象——倫勃朗的繪畫作品《浪子回家》	(77)

蒙恩意識——夏爾丹的繪畫作品《餐前祈禱》	(83)
欲望與禱告——格利柯的繪畫作品《潔淨聖殿》	(90)
新的語言,老的問題	(95)
20世紀,圖像與我們生活的關係	(109)
《羅生門》觀后	(115)
《風中飄絮》觀后	(125)
生成的啓示	(135)
“現實”的現代意義	(152)
神迹與計算	(163)
沉思與感悟	(181)
視點和觀點	(198)
移動的方向	(207)
視覺的蒙蔽	(210)
畫家的眼光	(220)

生命的寄身

“永恒”的意義誘導人們向往以上帝的眼光超越生命的客觀限制，從而啓發擺脫人爲的主觀束縛，在色彩繽紛和形式繁雜的自然世界中尋找寄身之處。個人屬於家庭，家庭屬於家鄉，家鄉屬於國家，國家屬於東方，東方屬於世界，世界屬於何方何地？如果沒有一個屬於，怎麼確定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存在無法確定，所行所爲是不是一切皆空？一切皆空爲什麼還要擁有一個活動的實體？反過來說，既然擁有活動的實體，所行所爲應該能夠落實；既然所行所爲能夠落實，存在應該能夠確定；既然存在能夠確定，歸屬應該不是一個假設；既然歸屬不是一個假設，現實僅僅是一個出發點。家庭不過是個人的一種組合，家鄉不過是組合的一處地域，國家不過是地域的一時限制，世界不過是限制的一個現象。生命不過是一個現象的開始，個人不過是一次時間的經歷，世界不過是一段空間的路程。

地球上一切自由降生的生命如此脆弱，簡單的生死轉換是每一個生命反映的現象，復雜的過程是每一個生命的經歷。人們生活在這個自然世界之上，依傍世界的一些因素，尋找生命的寄托，生命還是附在其中的一個現象；依傍生命的因素，尋找世界的寄托，生命與世界合爲一體得到落實。寄托也就轉化爲寄身。所謂“落實”并不在於什麼是你的生命，而在于你的生命是什麼。

“利益”是生存的互相依托，“價值”是存在的一廂情願。基督教的上帝與世界人爲的因素不同之處在於：世界人爲的因素告訴你什麼是生命，然後告訴你生命是什麼；基督教的上帝“告訴”你什麼是生命，並不告訴你生命是什麼。世界人爲的因素或許告訴你要把所從事的藝術看成生命，還要把生命看成你所從事的藝術；基督教的上帝“告訴”你可以把所從事的藝術看成生命，只是不要把生命看成你所從事的藝術。如果你把所從事的具體工作視爲生命，再把生命視爲你所從事的具體工作，那是事業，是理想；如果你把所從事的工作視爲生命，並不把生命視爲你所從事的工作，那是職業，是現實。世界人爲的因素既告訴你什麼是生命也告訴你生命是什麼，“什麼”都可以是限制；基督教的上帝告訴你什麼是生命並沒有告訴你生命是什麼，“什麼”都可以改變。世界人爲的因素或許告訴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基督教的上帝只告訴你需要懺悔和禱告。世界人爲的因素或許告訴你付出就會有回報；基督教的上帝只告訴你要“信”並不作回應。

什麼是“生命”，我們有，但是我們不能確定生命是什麼；什麼是“信”，我們聽，但是我們不能落實信是什麼。每個人都有生命，但是經歷不同；每個人都有所信，但是所信不一。肉體與精神是複合的形式，生存和存在是複合的形式，時間和空間是複合的形式，現象和事實是複合的形式，手段和目的是複合的形式，寄托與寄身是複合的形式……誰都可以呈現一種形式，但是誰也不明白形式是什麼。所以我們說生命只是一個現象，現象背後還有一個根本。我們可以借助生命的現象說什麼是事情的根本，我們不明白生命現象背后的根本情況是什麼。承認不承認事情都是這麼簡單，否認不否認情況都是這麼複雜：簡單的問題

是要“信”，復雜的問題是什麼都可以說是“信”。我們盡管清楚有所信，但是對所信的還是不明白，只有“信”是唯一的，沒有唯一的信，因為沒有偶像，因為上帝既遙不可及也就在我們周圍。

從存活的角度，人們愛說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從存在的意義上，沒有不重要的。從人的立場出發，人們愛談論什麼可能不可能，從神的位格出發，沒有不可能的。以人的視點，人們愛分析相同與相異，以神的眼光，沒有一種生命是不同的。你可以把創作的生命視為尋求差別，但是別把尋求差別視為創作的生命。以人的視覺，人們愛評論舊與新，以神的目光，沒有一個現象是新的。你可以把創新視為奇特的風格，但是別把奇特的風格視為創新。從現實的“利益”考慮，人們迷信是誰說的，從超驗的“價值”追述，人們信仰不是誰說的。不同的經歷，不同的見證，都是因為想靠近“不是誰說的”。我們說藝術家的觀察是不同的，他們的實踐是不一致的，他們的創作是新的，主要在於他們的這一想法是共同的。時間和地點肯定不同，經歷肯定不同，我們只在意他們是不是擁有“靠近”這一個共同的。人類也在于從根本上認識共同的，才能接納不同，才能接納新。接納之後讓人們更在意共同的，早於存在的“不是誰說的話”，而不是特意強調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形式，也不是特意強調所謂新的，新的特色，新的風格。因為我們所信的，我們還是不明白。

世界的限制就是人類過於依賴人類自己的立點，個人有待走出人生的限制，創作有待走出人為的限制。我們說“共同的”，不等於人們常說的“共性”。“共性”是人們根據生命現象反映出來的差異中分析總結出來的，共性是人為的劃限，共性是對創作的限制，就像創作法則是對風格的限制一樣，就像自然規律是對活動的限制一樣。“共同的”是指每個人都有一個生命現象，每

個人都在求一個生存寄托，人們從這一點開始，會有不同的經歷，現象或許會得到落實，寄托或許會過度為寄身。聖經啓示我們，人們盡管可以知道所做的，但是對所做的還是不明白。所發生的我們可以解釋，發生是什麼，我們不明白。這個世界上有讓你信的謊言，有給你信的啓示。信的謊言讓人們依賴人爲的共性標準，告訴你什麼是發生，發生的是什麼，告訴你唯一的信；信的啓示讓人們憑借共同的現象，去知道什麼是發生，并不明白發生是什麼，告訴你信是唯一。生命的現象不在于從哪個地方、哪個時刻發生，生命的現象讓人類明白無窮無盡的形式和無休無止的發生，借助生命的現象，我們會知道很多形式，我們會知道很多事實，我們會知道很多意義，我們會知道很多幸福，我們會知道很多愛，我們會知道很多真理，我們會知道很多價值……我們會知道數字；但是不能確定形式是什麼，事實是什麼，意義是什麼，幸福是什麼，愛是什麼，真理是什麼，價值是什麼……數是什麼。不能確定就難以落實，我們雖然知道我們有生命，但是我們不知道生命是什麼。能够確定的只有一個：沒有唯一的生命，生命是唯一的；能够落實的只有一個：沒有唯一的信，信是唯一的。

上帝的語言創造了這個世界，歸納和判斷，總結和標準都不是誰說的。民族和特色是“共性”人爲的劃限，從人爲的劃限出發強調的認同走不到共同的基點上，求同意在于存異。本土本色，異鄉異情都是創造的發生和形式，從共同的基點出發，存異意在于求同。

人生的限制讓我們想往自由，自由讓我們渴望愛，愛讓我們感受幸福，幸福讓我們去爭取，爭取讓我們承認命運，世界成為我們的目的；但是，我們還要說，我們的目的是這個世界，世界是

我們不同的經過，經過是我們不同的結果，結果是我們不同的依傍，依傍是我們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的自由，自由是人生的限制，限制讓我們恐懼一切皆空，一切皆空讓我們痛苦，痛苦讓我們追問，追問讓我們傾聽，傾聽讓我們靠近一個早于這個世界發出的聲音。

上帝讓個人的生命出現在這個世界，似乎誰都知道生命是什麼，但是所知道的生命是什麼，只是把“什麼”當作了生命。上帝讓我們明白，這個世界不保留你的生命，就像經上說的：“得着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着生命。”（太10:39）這不是唯一的信，你可以去相信其它，還可以憑借知識和文化去接受別的話，只是衆說紛紜不能確定，難以落實。沒有唯一的信可以落實，所以，這句經文只有作為“信是唯一的”解釋。

2002.3

約定俗成

既然人們不能集體實現與天平齊的通天塔，那麼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構築起一座個人的通天塔？或者是人們對高度的理解出現了偏差？耶和華說：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人們要成就的事耶和華為什麼要否定，或者是人們對要成就的事出現了誤差？人們即便能選擇活，或是選擇死，但是人們不能解釋生與死；人們即便能選擇創造，或是選擇破壞，但是人們不能解決有與無，人類仍有一些無奈。單向度的思考讓人們辯證地面對命運和得失，雙向度的思考讓人們面對耶和華的話。盡管人們“怎麼都是可行的”(Everything Goes)，但是只有上帝才是“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Nothing is impossible)。

在人的目光中，平等只是可行的，在上帝的眼里，平等才是有可能的。人類的無奈建構社會的制約。人們依靠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來制定怎麼都是可行的約定，人類的可行就這樣最終歸向上帝的可能。否則人類可行的就會被作為是可以成就的，世界淪為叢林法則的戰場，和平也只是防禦。

其實人類自知其恐怖，文化就是制約的基點。制約給人們帶來的是行為的限制還是活動的開放，取決於文化依靠什麼為基點。在人的內心尋找然後與人立約人在約定之上，縱容人為的意識；在人心之外尋找選擇與神立約人在約定之內，規劃人類的活動。盡管政體的專制和自由、市場的封閉和開放是相對的，

但是這一點可以決定其根本性質。

然而制約只能維系人們的行為，並不能托住人們的苦怨哀愁和自大成就的根性，人們即便沒有“過失”也不會消除痛苦，也不能彌平貧弱，也不會使任何人都滿意，這可能是人類互相牽連的一點責任，只有祈求上帝關懷人們的有心還是無奈。

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人治還是法治取決於人意還是神啓。人心是一根任性的秤杆，法律是一架無情的天平。是收買人心還是養護法律勢必延成不同的風氣，風氣令物象扭曲。

怎麼都是可行的只是人們發泄的大話，只限於內心所想也許相對容易一些，即使信仰是人人都可以在內心體驗的，但是行為舉止是不是向耶和華的話語敞開也只好依靠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神性恩典的接納。現實之內單向度的內心體驗接受人心之外雙向度的維系，“因信稱義”指出了這一關鍵的前提。不是因信來確定義，而是以義來肯定信。上帝把人類逐出了伊甸園，我們以此來分析人類真實的面相，如果沒有上帝“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創 11:6）

世人身心承受的局限性，心有所礙，身不由己，人類的行為是相對的。內心並不是光能的淨化，只能寄托於包裝的文明粉飾；世界也不是質能的量化，只能寄托於泡沫的經濟運作。如果不用耶和華的話語維系這個有限世界，世界真的會像一位哲人斷言的那樣，毀於一聲輕嘆，無影無踪。

人們企圖在人心之外建立聯繫，以現實的生命做抵押爭取一個與神立約的承認平等的律法，保障生活的可以，而不滿足在人心之內培育聯繫，以現實的生活做條件換取一個與人立約的肯定平等的政策，保證生命的可能。在神的視野之內人類開始成人的一切過程；在人的視線之內人類繼續兒童的夢囈。基督

宗教的出現，人類才有了時間的聯系。

不同的進程延成的社會風氣，導致了物象背后的內質分歧。泛神論不是阻礙對自然界的認識就是誘發無神論的意識，恭敬起來表面上都會是偶像的化身，調侃起來在背后什麼都不在意。有着一神論傳統的國家一直都是在拒斥形形色色的人間偶像，包括神的物化和人化以及人和物的神化。

怎麼都是可行的碰到一起時會出現許許多多的不可行，地上的原罪放逐只有維系天上的言者才成立。什麼都是可能的上帝並不準備干預人類的可行，而只是讓人們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于是世界就不是衆神的法術而成為上帝的恩典。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擴展為藝術指涉生活的層面，藝術禁區的突破解構對傳統藝術功能的神化，解構一個神話往往又會出現一個神話，什麼都可以加注藝術的標籤，就像什麼都可以加注文化的標籤一樣。但是藝術像生活中其它的行當一樣并不能給我們帶來額外的更多，如果把藝術視為人類的救贖也只是人們的一廂情願。藝術與人們的生活行為一樣都只是一種生存的表白。

人約孤立生活的單元武斷人類的意義，人約與神約的雙向約定蒙生多元的世界。各行各業打破了自然形態的生存狀態，各類藝術形態也打破了理論建構的體系模式。隨着形而上上帝的死亡，圖式的偶像亦黯然失色。不拜偶像預言單向度架構平等的可望不可及，但是人們走不出這個自掘的陷阱，或是拒絕出示具體的圖式或是主觀指定圖式的意象。基督教如果被視為一個文化形式也會是一所偶像的集中營。信仰不同于信心、信念、理想、目的，最終可觸可及的前景，信仰是無底的深淵，建構可傾訴的對話，摩西也止限于此，最終也走不進上帝的應允之地。單元的干涉並不減弱事項的精致，反過來人們相信在雙向

約定的基點上才能更好地解釋世界千絲萬縷的聯系，由此却并不意味着夸大藝術的現實責任，藝術家像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人一樣關心個人走向深淵的難度。20世紀后期，紛紛質疑藝術是由藝術家創造完成的獨一無二的作品這一傳統的藝術定義，并提出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

人類的歷史不同于人類的生成史，人類的歷史是靠自身發展，人類的生成史是靠創造維系，怎麼都是可行的或者可以說是屬於人類的歷史，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或者可以說是屬於人類的生成史。不管出世、入世；志同、道殊；合理的、現實的；納入了歷史的運行軌道、服從經濟的運作模式，發生的才是留給人類思考的。如果沒有遺者的話語維系，人類只能在生死的魔圈中自解自嘲。歷史與創造無關，歷史只與救贖有聯系；藝術與救贖無關，藝術只與創造有聯系。人類為生存操勞，“藝術”代表一種生存的風氣。

農業、工業、文化復興、思想啓蒙、資本開發、商業模式、管理體制、信息、知識，無不包含現實的經濟策略，從國家機構過渡到社會結構，尋求一個鼓勵個人生活事實的市場空間，滿足人們的外求內需。藝術作為信息的再生，帶來的會是創造。創造的是一個資源，還是一個產品？文藝復興藝術家最早提出了這個問題，確立了藝術家的身份。產品也好資源也好，誰是創造者，是藝術家還是革命家？誰都可以，問題是創造要計算成本和代價，誰能用“無”來創造？從這個基點上說，人類沒有創造只有制造。說是創造只是說借助了那個創造者為人類帶來了財富。誰也不能解釋創造的奧秘，只能用市場來衡量制造的價值，或是貢獻。公平是與那個創造者立約，信守相互制約的規則，任何個人只是在規則之內盡責而不是在規則之外行權，一切的一切溶入至高

的創造者的生命之中。生存是對創造者的信仰，世界沒有偶像。自此基點上，藝術家也和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一樣，製造業、服務業，都需要被拯救。

對西方后現代已是勾劃的太多，繪畫、詩歌、建築、文學、電影、攝影、音樂、舞蹈、哲學、設計……甚至各個領域都可以找到后現代的文本案例。經過中世紀至今，形形色色的支配權，宗教的、文化的、地域性的，都已化解，但是藝術作為信息的再生不停地給人們帶來創造的資源順應生存的需要繼續有所作為。無論在材料上還是形式上都是利用自然的條件維系創造的啓示，而不是限制在筆墨上或是章法上固守單元專科的程式。對於藝術而言看重的不是一個固成的產品，所以藝術並不介意是一件作品還是一個事件，是掌握材料還是選擇材料，是依靠物質還是依賴身體，是使用手工還是借用工具，是被收藏還是被記憶，唯一介意的是制造的價值，哪怕是瞬間的滿足，哪怕是永遠的希望。各行各業也就不僅僅是以產品確定生存的價值，仍以活動體現存在的價值；不以價值束縛活動，應以活動蒙生價值。

無論我們對柏拉圖理式的看法怎樣理解，柏拉圖是在拒絕摹仿；無論我們對亞里斯多德四種成因的描述怎樣理解，亞里斯多德是在肯定前提；無論我們對普羅提諾淨化心靈的說法怎樣理解，普羅提諾是在清洗物質；無論我們對奧古斯丁雜多整一的疏理怎樣理解，奧古斯丁是在闡釋秩序；無論我們對笛卡爾理性與信仰的論點怎樣理解，笛卡爾是在擔心標準；無論我們對康德先驗綜合的分析怎樣理解，康德是在服從假設；無論我們對黑格爾藝術終結的斷言怎樣理解，黑格爾是在審視歷史；無論我們對維特根斯坦如何與為何的態度怎樣理解，維特根斯坦是在保留問題；無論我們對海德格爾存在本質的思考怎樣理解，海德格爾

是在回到時間；無論我們對阿多爾諾反藝術的概念怎樣理解，阿多爾諾是在針對意義。“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23:34）所以，正因為有了救世主，一切才能靠我們自己。相互守約才讓我們相信愛，約是一個定數，愛是一個參數。否則之因為我們有良心才會相互制約，愛是一個定數，約是一個參數，愛的虧欠讓我們彼此守約，約的虧欠讓我們彼此失愛。

無論如何，自己最終是靠不住的，然而這還是可以成為社會的風氣，風氣孕育風格，風格綜合傳統。約定俗成，“俗”反映在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影響生存的行為和行為的環境。社會風氣是生活的藝術，藝術不是人類生存救贖的支票，藝術維系創造的價值。我們不能明白人類為何沒有希望，我們只能費盡心力思考人類如何不絕望。

心源外系，造化心中。

2002.1

藝術情懷

人類的精神生活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中一種表述方式是藝術，藝術理想化地協調了生活中的張力，即使在社會結構完備、學科細化、分工明確、藝術成為職業之后，藝術的外相也褪不去自由創造的精神內質從而彌合艱苦的因素為辛勞的人生增色添彩。人類的種種存在活動更多的是枯燥機械的因素，怎麼能像藝術那樣彌合這些因素彰顯出人類精神活動的生命屬性豐富生活的意義，這是人類為之奮鬥慘淡經營的人生藝術。藝術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着神話的角色和先知的形象，關鍵在於“自由創造的精神內質”，其實人類本身具有這個內質，這是不言而喻的。人類的歷史就是怎樣讓這個“自由創造的精神內質”彰顯出來。

早先人類群體的生存模式，職業化的社會形態并不明顯，逐漸形成的國家和社會既是一種保障也是一種束縛，職業和學科既是妥善之舉也是完善之限。精神的活動既然不能退回過去繁亂無序的狀態，也不應成為組織生活的代價。把藝術作為閑暇的精神寄放或是把存在視為事業的精神寄托，過於浮淺和虛假，況且一旦聯系到寄放和寄托就很難領會自由創造的精神內質。人生的藝術可以不受職業的限制，職業勞作只是作為人們世俗生活的一種身份，並不是人們生活的根本性質，就像名字一樣，身份只是對你的部分說明並不是對你的全部注釋。上帝創世，